

# 目錄

曹序	ix
釋題	xiii
<b>第一部 複音：論生平與生命</b>	
第 1 章 掙扎於兩個世界	3
第 2 章 從言詞轉向真實	11
第 3 章 在困迫之中作門徒	23
第 4 章 潘霍華的複音生命	27
第 5 章 詩人潘霍華	31
第 6 章 怎樣的生平？何種的神學？ —— 諸種潘霍華傳記的容貌	35
<b>第二部 社羣：論教會與世界</b>	
引言	49
第 7 章 潘霍華的社羣神學——處境及時代中的教會	51
第 8 章 潘霍華兩篇論文與兩門講課對教會一羣體的看法	59
第 9 章 潘霍華《追隨基督》中教會一羣體的非世界性	71

第 10 章	潘霍華《獄中書簡》中教會一羣體的世界性	93
	後記：今天，教會一羣體仍然有用嗎？	119
<b>第三部</b>	<b>牧者：論職事與牧養</b>	
第 11 章	潘霍華對教牧/牧養職事的看法	125
第 12 章	默想上帝的話語	143
第 13 章	上帝話語的宣講	155
第 14 章	靈性生命的關顧	173
第 15 章	再思「靈性關顧」講課	193
第 16 章	牧養關顧是怎麼一回事	211
第 17 章	情慾與靈性的試探	217
第 18 章	婚姻，是哪一種秩序？與教會何干？	231
第 19 章	家庭，哪一種羣體？怎麼樣的愛？	237
第 20 章	潘霍華的〈論教會中青年工作的八條提綱〉	247
<b>第四部</b>	<b>爭鬥：論行動與倫理</b>	
第 21 章	德國專權下的認信教會——從歷史看教會	257

附錄一：德國認信教會的爭鬥	275
附錄二：德國的教會爭鬥，哪一種爭鬥？	281
第22章 教會的爭鬥、神學的爭鬥——認信教會與潘霍華	289
第23章 潘霍華的公共神學	309
第24章 追隨、承擔、悲劇——一種敘事式的引述	321
第25章 悲劇？謀反？	335
後記	347

# 曹序

我和鄧紹光博士相識於一九九九年；那時，我任教於美國瓦爾帕萊索大學 (Valparaiso University)。有一次，我應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邀請來港擔任講座的講員，題目是「潘霍華的責任神學」。鄧紹光博士也是那次講座的座上客，他對我的演講內容即席回應，並且加以肯定。其後，他向我索取演講文稿，以供他的學生細讀和討論。從此以後，我們便開始結交往來，直到如今。

一直以來，我甚欣賞鄧博士對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的研究和理解。他對潘霍華的研究既全面且透徹，堪稱華人教會中潘霍華研究的翹楚。相對來說，我研究潘霍華的神學就只專注於他後期在倫理學方面的見解。至於潘霍華早期的著述，自問掌握的程度遠不及鄧博士。鄧博士不僅是研究潘霍華的專家，他也精於各家神學論述。他對潘霍華的詮釋，其實融會貫通了許多不同的神學閱讀。雖然他未必在文章中一一提及，但從他解讀潘霍華的造詣可見，他是非常熟悉根頓 (Colin Gunton)、韋伯斯特 (John Webster)、麥乾頓 (James McClendon)、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巴特 (Karl Barth) 等人不同的神學進路。鄧博士就是以這些「隱藏的資源」去閱讀潘霍華。難怪他能如此有力地挪用潘霍華神學的精湛之處，融入到自己的思想體系。此外，鄧博士的潘

霍華研究過人之處，不獨是他對潘霍華神學的扎實詮釋功夫，他還擅於將潘霍華的神學義理融貫於現實處境。

鄧博士的新著《牧者潘霍華》明顯是他對潘霍華神學更深的沉澱。他銳利地指出潘霍華的事奉開端不是純然的神學工作，而是一位青年事工的牧者從事神學。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潘霍華的事奉主要集中在兒童和青年身上。鄧博士指出潘霍華是一位貫徹踐行「與他者並為他者」(being-with-and-for-others)而活的生命牧者。因此，鄧博士以「牧者潘霍華」為書名，突顯出潘霍華不只名義上是牧者，實質上也真是一位牧者。所以鄧博士集中討論潘霍華的牧養神學；例如，潘霍華對教牧/牧養職事的看法、上帝話語的默想和宣講、靈性和牧養關顧、情慾與靈性的試探、婚姻的秩序、家庭的愛、教會中青年工作的提綱。鄧博士行文間也將潘霍華的牧養心得應用到香港教會的現實處境當中。

我閱讀《牧者潘霍華》，看見了鄧博士的神學研究轉向：轉而建設「教會神學」。他努力墾拓「教會神學」的重要領域。他的轉向正標記著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一羣神學工作者同心同德的成長歷程。他的努力成為眾人的榜樣，也在「教會神學」的路向上引領眾人，呼喚教會回轉，理解其本身為上帝的見證——是上帝所揀選的，為要見證祂的榮耀。教會在其忠信與不信、在上帝的恩慈與審判中見證上帝的榮耀。因此，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上帝的選召是教會身分的本源。重拾這種意義，能夠產生一種恆久的可能性，推動教會論的革命。然而，這種可能性是否可以發生，卻在鄧博士文集的範圍以外了。無論如何，他的著作是一個挑戰，尤其對那些關注教會的實然及應然的人來說，更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不知不覺，我跟鄧博士在教會神學的旅途上已經同行十八載。我們是基督身體的肢體，是患難見真情的兄弟，是推心置腹的朋友。近十數年，我專注於學院領導和行政的工作，儘管仍然努力保

持閱讀的習慣，但閱讀的時間確實少了。偶有餘閒，我很喜歡找鄧博士到我的辦公室聊天。每當我給他一個神學問題，他就不吝賜教，甚至侃侃而談，給我補習神學。我慶幸能有這位兄弟，能有這種學習的「福氣」，樂在其中。

同樣，我相信，也快樂地想像：當讀者細讀這書，就好像邀請鄧博士進入他們私人的書房，細聽鄧博士鞭辟入裏的講論，領受潘霍華牧養神學的心得，並且樂在其中。我猜想：讀者除了經歷同樣的閱讀悅樂，在這生命的團契中也能發現鄧博士的另一個面相：他不僅是華人神學界的著名學人，也是一位仁愛的牧者。我們要多謝他！

曹偉彤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基督教思想（系統神學）教授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香港·西貢北·西澳

# 釋題

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是誰？從英語出版界出版的潘霍華傳記的名稱，或多或少可以看出某種看法。譬如貝特格 (Eberhard Bethge, 1909 ~ 2000) 的權威著作《迪特里希·潘霍華：神學家、基督徒、同代人》(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ian, Christian, Contemporary* )、梅塔薩斯 (Eric Metaxas) 的《潘霍華：牧師、殉道者、先知、諜報員》( *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尼遜與西格里斯特 (Mark Thiessen Nation and Anthony G. Siegrist) 的《刺客潘霍華？挑戰神話、重現他締造和平的呼召》( *Bonhoeffer the Assassin?: Challenging the Myth, Recovering His Call to Peacemaking* )。在凱恩斯 (Stephen R. Hayes) 的《潘霍華現象：一個新教聖徒的畫像》( *The Bonhoeffer Phenomenon: Portraits of a Protestant Saint* ) 更列出多種面貌：先見——極端的潘霍華、先知——自由主義的潘霍華、使徒——保守主義的潘霍華、橋梁——普世運動的潘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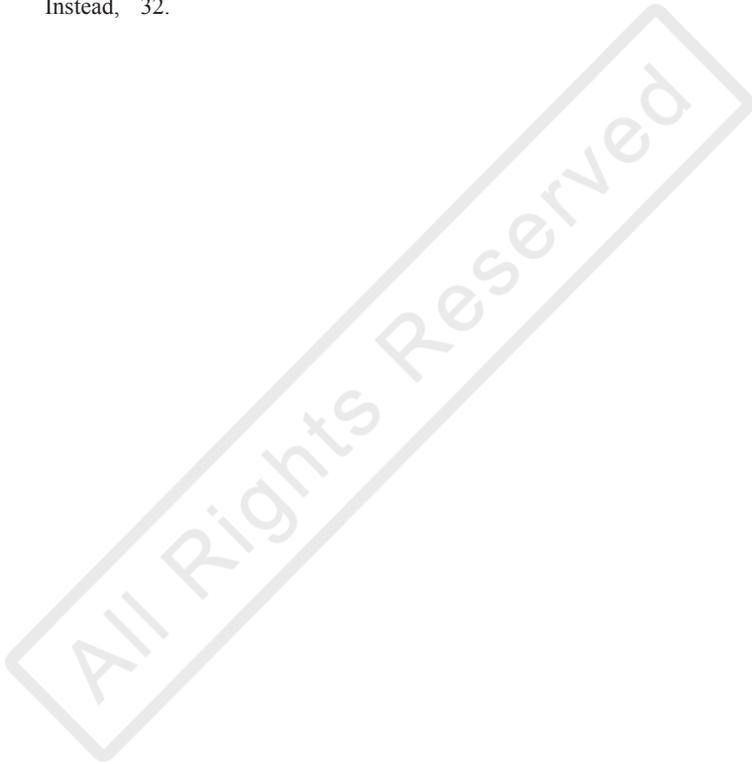
筆者這本文集名叫《牧者潘霍華》，不單單在於所收的文章，很多都跟牧養有關，更在於筆者逐漸認為潘霍華首先是一位牧者，然後才是神學家，以及其他種種。美國專研青年事工的神學家活特 (Andrew Root) 就辯說：「潘霍華首先並非一位

從事青年事工的神學家，而是一位青年事工的牧者從事神學。」<sup>1</sup>他指出：「研究潘霍華的學者和其他人時常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潘霍華大多數事工都是在兒童和青年中間進行的。事實上，潘霍華許多創造力活躍的神學時期，跟他直接與兒童接觸是重疊的。」<sup>2</sup>潘霍華寫他的博士論文時在格倫沃爾德 (Grunwalde) 參與兒童事工，其後又在巴塞隆拿 (Barcelona) 實習期間專注牧養青年人，並在哈林 (Harlem) 教導美籍菲裔兒童主日學。三十年代中葉，他在普世運動之中被選為青年事工祕書，並在教會接手教會青年人堅信班。即使納粹上台，潘霍華仍然在電台上對年青人演說：〈年青一代對元首的認識〉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Conception of the Führer)。<sup>3</sup>

以「牧者潘霍華」為書名，不只是因為潘霍華的確是一位牧者，更在於他沒有抽離地批判自己所屬的教會一羣體，卻一直貫徹地踐行著「與他者並為他者」(being-with-and-for-others) 的生命，而為同在的批判，在批判之先之中之後都是有分其所屬的教會一羣體的命途，而不逃避不閃躲，完全是一副擔當的表現。潘霍華早在其博士論文已經指出只有在真理之中才會認識真理，以此而言，他自己正正是在這個以「與他者並為他者」為其本性的教會一羣體之中——也就是在基督裏，而得以可能認識並言說(以言以行)這樣的真理。這是以「牧者潘霍華」為書名的緣由。潘霍華並不只是名義上的牧者，他實質上是一位牧者，他的而且確不離不棄地與他所屬的教會一羣體一起生活，也為他所屬的教會一羣體而生活。主耶穌曾經說過：「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羣。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約十 11~13)潘霍華不是雇工，縱然德國教會一羣體有萬般不是，他都沒有撇下他們逃走。這是潘霍華，牧者——潘霍華。

## 註釋

1. Andrew Root,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Millennials\*: \*and Learn to Love Them Instead,” *Christianity Today* 59 (January / February 2015): 32.
2. Root,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Millennials\*: \*and Learn to Love Them Instead,” 32.
3. Root, “Stop Worrying about the Millennials\*: \*and Learn to Love Them Instead,” 32.





第一部

複音：

論生平與生命

# 1.

## 掙扎於兩個世界\*

### 今天，耶穌基督究竟是誰？

當然，如果要鉅細無遺地認識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 ~ 1945）一生的遭遇，貝特格（Eberhard Bethge, 1909 ~ 2000）的 *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sup>1</sup> 是必讀的。只是對一般信徒來說，接近一千頁的著作恐怕叫人卻步。猶幸近年尚有短小精簡的潘霍華傳記出版，其中之一即為溫德（Renate Wind）的 *Dem Rad in Die Speichen Fallen——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Dietrich Bonhoeffer*。此書德文本於一九九〇年出版，而英文本及中文本其後亦相繼翻出。<sup>2</sup> 溫德在有限的字數和篇幅中（英文本正文為一百二十四頁，中文本正文為二百一十二頁），不單勾畫出潘霍華的生平事迹，更重要的是她同時交代了相關的時代背景，以及潘霍華的身分掙扎——在一個變動的世界裏，他究竟是誰？這本書為我們呈現一個充滿生命張力的潘霍華。

溫德開宗明義地指出，伴隨潘霍華一生的矛盾，乃是自我確定

---

\* 本文的刪短版曾以〈潘霍華是誰？——《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精要解讀〉為題，刊於《曠野》第 136 期（2005 年 8 月），頁 14 ~ 15。

與自我懷疑之間的擺盪。<sup>3</sup> 原因何在？溫德的閱讀是：「他的內在衝突如此強烈，乃是因為他的人生面對重大價值觀的轉換——傳統的價值觀在他的時代受到挑戰，不知是否還能鞏固。」<sup>4</sup> 無可否認，潘霍華所處的世界的確不再是往昔的世界。可是，傳統的時代是怎樣的？現在的時代又是怎樣的？當世界不再一樣，基督教的信仰意義究竟何在呢？難怪我們在潘霍華的著作中不斷看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問：「今天，對於我們來說，耶穌基督究竟是誰？祂要我們怎樣？」

## 要成為不一樣的人

在溫德筆下，潘霍華短短的三十九年生命，被鑲嵌到當時整個德國的時代變遷之中。在這本小書中，他的出生、成長、死亡，他與家庭、教會的關係，他內在心裏的狀態及外在種種的言說與行動，無不以德國當時風雲色變的局勢為背景。潘霍華所屬的市民階級/中產階級、知識菁英的家庭，讓他「從一開始就發展出有別於他人的自我意識。當一個人屬於能參與世界大事的菁英時，也就意味著他對這個家族傳統有責任。他必須是最優秀的，也必須證明他和其他人不一樣」。<sup>5</sup>

若干年後，潘霍華在獄中寫信，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當一個人完全放棄自己要做點甚麼的時候——比如成為聖者、悔改的罪人或教會人——然後他才會將自己完全投入上帝的臂膀中，他將不再以自己的痛苦為重，而是以神在世界上的痛苦為重；然後他會與基督一起在客西馬尼園徹醒，我想，這就是信仰〔……〕<sup>6</sup>

溫德認為這也是潘霍華個人的釋放，從「必須成為特別的人」的壓力中得著釋放。<sup>7</sup>這即是說，潘霍華一生都活在一種壓力底下，這壓力要他成為某種特別的人，而最後，他終於能夠接受自己完全平凡的一面。<sup>8</sup>這種生命會有怎麼樣的能耐？溫德在講述潘霍華生命最後的兩個月時，引述了他那時寫給母親的詩，其中最後一句這樣說：「上主黑夜早晨都與我們同在，也必隨我們度過每個新的一天。」<sup>9</sup>溫德如此註釋整首詩要傳達的心情：「這個人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他可以肯定死亡，如同肯定生命。」<sup>10</sup>「這種必須同時在生存與死亡中做好心理準備的嚴峻考驗，大概只有一種人可以經受得起，這種人因為已經真正學會活著，所以可以死去，而且這種人因為已經接受自己的死亡，所以可以活著。」<sup>11</sup>

雖然，潘霍華在戰爭開始時就說過以下的話，可是也只有到了最後的日子，他才能完全釋然。

只有當我們透過自己內在的死，為外在的死做好準備時，我們才可以迎見那從外而來的死；然後我們的死便只是為了通往神完全之愛的通道。<sup>12</sup>

## 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游離與孤獨

溫德告訴我們，潘霍華從小就陷入身分的確認與死亡的思考當中，兩者早就糅合一起。貝特格告訴我們：「從十五歲起，他就常常想像自己臨終時躺在牀上的樣子，被所有愛他的人圍繞著，向他們說最後告別的話。他常常悄悄地想著，在那一刻他要說甚麼。」<sup>13</sup>很明顯，潘霍華在這樣的一個市民階級、知識菁英的家庭中，他需要不斷尋求家人的肯定，即使成年之後「他還是辛苦地渴望父親的

鄧博士用另一角度——牧者，幫助我們認識潘霍華。面對風雲色變的政局，教會當作的是甚麼？潘氏由始至終都認為他和教會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信徒成為耶穌的門徒。這點對今天的牧者和教會是很好的提醒。潘氏信仰的掙扎，以生命影響生命，這是牧者的典範。上述兩點，本書有很深入的分析。

**袁天佑 /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牧師**

一直以來，我甚欣賞鄧博士對潘霍華的研究和理解，他對潘霍華的研究既全面且透徹，堪稱華人教會中潘霍華研究的翹楚。當讀者細讀這書，就好像邀請鄧博士進入他們私人的書房，細聽鄧博士鞭辟入裏的講論，領受潘霍華牧養神學的心得，並且樂在其中。

**曹偉彤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基督教思想（系統神學）教授**

這本書把潘霍華一生動人的故事、作為及神學，以嶄新的詮釋角度呈現出來，並發掘出潘霍華經歷中的新事迹。本書並不以撰寫聖徒傳的方式，而是以反偶像的方式來探討潘霍華。本書之所以精彩，在於讓教會看見為甚麼此牧者/神學家在多元的和極端的二十一世紀後現代的世界中，有那麼多的貢獻。

**周學信 /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會歷史與神學教授**

不同的作者賦予潘霍華不同的頭銜——神學家、情報員、先知或殉道者。鄧紹光博士的新作卻為潘霍華選擇了一個平凡而偉大的身分——牧者。《牧者潘霍華》強而有力地證明，潘霍華最主要和真正的身分是一位好牧者（人），因為他為羊羣捨命。

**歐力仁 / 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潘霍華主持芬根瓦地下神學院時，要求神學生每天早上花半小時默想詩篇經文，這些經文後來成為了畢業生在殺戮戰場上的重要精神支柱。潘霍華引進天主教修道院的退修經驗，讓神學生過著人民公社式的團契生活，以之作為二戰後德國教會重建的藍圖。這本書讓我們重新發現潘霍華對牧養青年人的領悟。

**劉進圖 / 明報教育出版營運總裁**

潘霍華是誰？我們要麼把他塑造成屬靈操練的楷模，要麼就強調他反抗希特拉的英勇。讀《牧者潘霍華》，你會看見這兩者怎樣在追隨基督的思路下互為表裏，幫助我們在權勢橫行的時代牧養教會，避免教會成為實現個人野心的宗教俱樂部，而能與人同在，為人捨己，與基督的身體相稱。

**梁柏堅 / 突破機構事工發展總監**

神學 / 基督教倫理 / 牧養  
Cat. No. LP261  
ISBN 978-962-457-538-5



9 789624 575385

HK\$138